　　每个人的长大，是不是都有忍不住的与父母的吵架？昨天我妈和我长谈了半个晚上，起因是她又要带我出国，我说不去，她问为什么，我怼了句没有为什么，然后我妈的小宇宙就爆发了。

　　我叫做聂蓠，这个秋天上初三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爸妈在夏季的时候会被外派，每年都带上我，到了国外则把我扔进夏令营，说是寓教于乐。但是对我来说，这和课后的兴趣班，周末的培训班，寒假的补习班，有什么两样。打小学开始，每年夏天都跟复制的一个样，白天做着姓资的活动，晚上赶着姓社的作业，我不觉得哪种方式不好，但这样交替着、重复着、被强迫着、还得跟外国小朋友解释着，我真受不了。曾经我尝试过花了一个小时和我妈解释说明为什么不想去，结果是我妈由此处展开，花了几个小时给我开导说明我的为什么，都是错误的。夏令营，就是夏天的集中营，埋葬着我可怜楚楚的青春。

　　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持续了两天。看着我妈痛心的眼神，我甚至有点动摇。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，于是我打电话给姥姥，请她来劝架。我在隔壁偷听到的时候差点笑出声来。姥姥真是神奇的物种，我妈这种顽固的老碉堡，也能轻易拔掉。

　　姥姥以前在师大教古文，就住在菱窠路，退休以后搬去了乡下老家，说是比起城市生活，更喜欢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小学之前我也常去的。那是宝成线上的一个小镇，青砖绿瓦，斗拱朱檐，破是破落了些，好过处处卖特产的新兴古镇。那时候我的玩伴是隔壁姨姥姥膝下最小的孙子，都叫他小三儿。我们在草长莺飞的田野里跑马圈地，在莓苔滑石的季公堤上钓鱼钓虾钓青蛙，火车驶过的时候在对面的轨道上站成一排挥手示意，赶集的日子在拥挤的人群里招摇过市，真是想想都会扬起嘴角的回忆啊。

　　我自己去买的火车票，几块钱，带着我的画笔，挂着iPod，挤上短短的绿皮火车，很文艺地出发了。

　　三方协议是这样的，我妈同意我去乡下，但我不能贪玩，假期结束后的第一次月考必须前三，姥姥则负责监督。哼，为了这渴望已久的自由，我怎么能胸无成竹呢。下学期每门功课的前一两个单元是预习好了的，暑期作业则日夜兼程地完成了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，我对自由的向往。我要去比比同龄的樱桃树，要去月亮湾看星冢，还有小时候不被允许看的祀戏，还有小三儿笔下的福地洞天和怪力乱神。

我让姥姥不用来接我。小三儿和我约好在车站碰面，接头暗号是计划萌芽阶段就定下来的。说起来其实我们有七八年没有见过了，此前的印象还停留在每年姨姥姥来的时候嘴里停不下来的抱怨，说是不认真学习，又好玩儿，疯疯癫癫，又不听劝，然后把我上上下下夸一遍，我爸妈则喜笑颜开然后客气地宽慰着姨姥姥。年初，小三儿给我来了一封信，字写得有风有骨，文笔也不差，我就想啊，这样的人，就算学习不努力，也没什么啊。于是我回了信，又来，又回，来来回回撑满了我的抽屉。

细碎的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，照进我迫不及待的心田。